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獨手巧 三十、驚喜交集

那雪一直未停，雪花滿空飛舞，狂潮也似，門外雪深已過兩尺。沈鴻急於尋找腳印，見雪太大，恐被遮沒，想起後見人影由右而左，連雪裡快也忘了著，便慌不迭施展輕功，向積雪之上往左尋去。哪知雪大鬆浮，銀光耀目，除那人立處一雙腳印而外，別處一個也未看見。所練輕功又不到火候，名為踏雪無痕，真個到了雪上是行。因附近並無其他腳印，急於往左搜尋，心再一慌，起勢稍猛，第一腳便深陷尺許，第二腳勉強提氣而行，仍是無用，踏得最淺的也有七八寸深，舉步皆難，腳上還附了許多雪塊。如何走法？

見不是路，重將腳底積雪去掉，踏上雪裡快，走到雪上雖好一些，偏是初次上腳，不曾練過，行走不便，好容易悟出一點道理，可以隨意走動，心中略喜。再照鐵蜈蚣勞康所說滑雪之法往前一溜，不料初次演習，不知內中巧妙，腳底又是一列斜坡，用力稍猛，一個收不住勁，幾乎滑倒，差一點沒有跌倒在石台下面，滾跌雪中受了重傷。

等把勢子收住，勉強立定，想起自己穿了雪裡快，行動尚且這難，剛一滑過便現出兩道雪溝，對方只是一雙大腳，決不能一縱就是十多丈，所去之處多少也有形跡，左邊一帶我已找遍，方圓二三十丈以內一個腳印都無。莫要眼睛看花，弄錯方向？念頭一轉，又往右面尋去。

沈鴻畢竟下過苦功，得有內家真傳，人又聰明細心，雖然滑跌了兩交，仗著武功底子尚好，居然學會滑雪之法。第二次比較容易，時候卻也有了耽擱，等把崖前一帶全數找遍，一個腳印也未尋見。初發現的兩個已有大段被雪遮滿，只靠裡鞋尖尚在，也不是原形。

料知上來看錯地方，為時已久，腳印已被大雪遮沒，至多略現凹痕，難於分辨，白忙了一陣，並未看出；且喜滑雪之法業已悟出，稍微練習便可前往。方覺這樣風雪交加，二弟如其昨夜被困嶺那面亂山之中，這等酷寒豈不凍死？再說這樣深的大雪，到處白茫茫，何處找尋？一時情急悲呼，剛哭喊得一聲「二弟」，猛想起風雪深山、滴水成冰之時，怎會有人到我門外走動？雪中腳印甚淺，可見輕功好到極點。最奇是找遍洞前，只此門前一雙腳印。

昨日峰頂蕭聲奇怪，二弟人又無故失蹤。莫要師父和崔老人尋來，見我悲哭，覺著懦弱無能，不願收留，又轉身走去？我再糊塗，只管想念二弟傷心，初發現時忘了出看，以致錯過，心中一驚，不由急了一身冷汗，用力狂呼，連喊了幾聲「師父」、「崔老前輩」，均無回音。

心想，還是尋找二弟要緊。趕到下面雪地上滑行了一陣，自覺可以上路。明知茫茫大雪，此行十分兇險，便是鐵蜈蚣也是多高本領的人，想要滑雪趕路，除非萬不得已，也是雪住以後。遇到雪下太大，目光全被雪花遮住，多高本領也不可以冒失，尤其山野之中更是危險，一個不巧掉到雪溝水潭和豁澗裡面還要送命，凶多吉少等語。無奈救人心切，激於義氣，只顧把人救回，什麼都未顧及，連家也未回便即起身。

初上嶺時一則路熟，又有鉤連槍在手，遇見樹木可以勾搭省力，走得雖慢，並未遇險。等到越過嶺脊，先也防到下面有樹，恐怕無心撞上，本是用槍拄地，蓄好勢子，緩緩往下滑去，快到山腰，忽然一陣雪風撲面吹來，奇冷如割，幾乎閉過氣去，忙把身子一側，打算避開正面，不知怎的，微一疏神，腳底一滑，一腳踏空，再也收勢不住，箭一般朝下溜去。

一面舞動鉤連槍，打算前面有樹便可鉤住，並防撞上，一面挺直身子拼命提氣，想要收勢，一面任其往下溜去。哪知嶺腰一帶亂石甚多，高低不一，均被大雪遮沒，看不出來。沈鴻只防備前面有樹，恐其撞上，忘顧腳底，正往下溜，猛覺前面槍尖擦著一點樹木，手還震了一下，同時發現一株小樹立在前側面，相去只得三四尺。

心中一喜，慌不迭反手一槍，想將那樹勾住。百忙中似聽身後有人呼喊，也未聽清。樹幹業被勾住。方想只有一點攀附，便不致一溜到底，衝向下面山洪積水之中，哪知念頭還未轉完，樹幹雖被勾住了些，腳底恰是一條大山石的盡頭。下面離地高達兩丈又是一片極陡峭的斜坡，人剛由上滑過，雙腳一齊踏空，樹身既小，人似飛九走坂，急轉直下，勢急如電，這一槍只勾搭在一株細乾上面，如何禁受得住？

當時凌空滾落，滑跌下去，腳底雪裡快也折斷了一個。沈鴻由昨日起兩日一夜在狂風暴雨、冰天雪地之中跋涉掙扎，不眠不休，姜飛一失蹤，人又傷心悲苦，本來感冒剛好，再加上連受風雪酷寒，末了經此重創，一跌兩三丈，滾出一段方始深陷雪中，連冷痛帶驚嚇就此暈死過去。

等到醒來，覺著週身溫暖，背腿等處隱隱作痛，隱聞外面有人笑語之聲。睜眼一看，人已臥在洞內竹榻之上，身下除原有被褥外還鋪有兩層厚皮。衣服已被人脫光，身上除被頭外也蓋著幾張獸皮。室中還生著大堆地火，粥香撲鼻，壺水正沸，燈光照壁，溫暖如春，回憶前情如在夢中。

隨聽門響，一個身材高大、肩披蓑衣、頭戴皮風帽、鬚髮如雪、朱顏皓齒、手持黑木杖的老人剛由門外帶著滿面笑容走將進來。沈鴻見老人腳底一雙虎皮靴，高幾兩尺，又長又大，頭上皮帽也是虎豹皮所制，看去毛茸茸的；猛想起日間所見雪中腳印比常人長大得多，所見人影也正是這等形貌。

師父樂游子，聽姜飛說，像個中等身材的中年寒士，沒有這樣高大。日裡滑雪往尋二弟，失足滑跌，只覺冷氣攻心，便不省人事，怎會回到洞內，又將火生起，食水齊備，招呼得這樣好法？人也被他救轉。失足以前並聽有人喊我名字，必是師父派來無疑，忙要掙起，方覺肩骨奇痛，眼前一花，燈影幢幢、光暈閃動中老人已到了身前，伸手按住，笑說：「你傷頗重，是我累你，我已代你把藥敷好，包紮停當，又吃了一粒保命靈藥，你就臥在床上談天也是一樣。」

沈鴻自是感激，脫口問道：「你是崔老前輩嗎？我那二弟今在何處？求你老人家趕快救他一救！」

老人早就看出他對朋友的義氣，見他剛一睜眼，第一句便問姜飛安危，笑道：「你真是好！不要擔心，我姓崔，你二弟姜飛業被一位老前輩收到門下。他昨夜便要尋你送信，因有人說你世家子弟出身，雖然家道早已中落，又受惡霸欺凌，霸佔你的妹子，殺死你的父親，你那心志也頗專一，但是全為你自己私仇而發。」

「我們這班人均以救人救徹為務，與尋常江湖中所謂英雄豪傑不同，必須要和你前師獨手巧席泗先生、大俠湯八那樣，學了本領前去救人，非但一時濟困扶危、救急而不救窮，不足為奇，並還要與千千萬萬的貧苦百姓連成一體。你如專顧本身私仇，學成之後倚仗個人本領，便覺高出人上，憑著你的喜怒好惡，專一好名，不求實際，對那千千萬萬的貧苦百姓只抱著施恩施惠，以慷慨好義、揮金如土博得俠義名高，以此自滿，不從根本著想，解除他們疾苦，便非我道中人。」

「更恐染有世家子弟習氣，不耐勞苦寂寞，只貪享受，自私自重，犯他門中戒條。你和姜飛雖然情如弟兄，平日情分深厚，但是雙方出身不同，他雖貧苦孤兒，如論本質，你卻好些都不如他。就以小處來論，他平日何等愛惜物力，你雖不曾奢侈浪費，也未笑他小氣，只為彼此情厚不曾攔阻，心並不以為然。在你以為這些又髒又舊的破銅爛鐵不值重視，其實天地間物各有各的用處。尤其你們小小年紀，山居用功樣樣都要齊備，你們錢又不多，如不廢物利用，豈能應付？休看幾句不相干的話，正是你們這類出身人家的短處，事情雖小，關係甚大。」

「再者，不共患難也顯不出你們的交情義氣。為此不聽姜飛之言，只管他再三力求，說你不是那樣染有習氣的人，天性極厚，人更義氣，有志向上，就算出身世家，習與性成，以前不知不覺染了一點，但你極明事理，勇於改過，只要有人指點，改變起來心志更堅定。我們終是不信，結果議定，還要考驗之後再定去留。」

「這時業已發現你在谷中崖凹避雨，剛往谷盡頭去尋姜飛。他師父心軟，又有一人在旁說好話，知你冒著風雨山洪是尋姜飛，你能不畏險難、衝風冒雨前去尋他，對朋友的義氣已是難得。又知當夜必要變天，風雪交加，危機更多。令師昨日蕭聲原應友人之請無心而發，本意原定還要考驗你們，到了明年春夏之交再定收留。」

「後雖看出你有好幾分難得的地方，到底還未決定。你卻誤認令師喊你上去，也不想這樣高寒的峰頂，豈是你這一點淺薄的功力所能走動？就是師長想考驗你的毅力志氣，也不會把這萬辦不到的事來作難題，令師在關中諸俠中是第一位智囊，看理最真，料事如神，平日最重實際，不喜絲毫虛假，似你這樣強為其難，也許拜師心切，不是成心，這等行為恰似你們這類人的故弄聰明、有挾而求，在你以為可以乞憐，反而犯他的忌，因此不曾理你。」

「直到後來有人看出你果是心志強毅、不畏艱險，才稍動念，再經好友一說，這才命我暗中保護，以防歸途遇險，就便考驗。我先仍有成見，因自己活了將近百歲，從小孤苦，又做農夫，被惡人將田奪去，我將惡霸打傷，逃來山中採藥，一住數十年，每年均往城市之中走上兩次，對於你們這樣號稱耕讀之家的世族心理最是明白，始終認定你們多麼人好，也是心志不堅，自私自重。」

「雖然受託暗中照護，並未十分在意。又見你仗著用功勤奮、功力頗深，人已回家，心想這樣大雪，你必不會真往涉險，何況姜飛如其被困，不淹死也凍死，雪深兩三尺，何處尋找？不可能的事也難怪你，何況你自回家見他失蹤之後那樣悲苦情景，為朋友的義氣也不過如此。後在門外窺探，見你哭了一陣，取出雪裡快，帶了衣包，仍想犯險往尋。」

「我雖對你感想太好，覺著真個難得，仍以為雪勢太大，多高本領也難遠出，何況姜飛制雪具時我也知道，你二人只聽勞康一說，均未試過，此是另一種功夫，就多聰明，武功有根底，至少也要十天半月練習，並且還是雪住之後才能上路。你演習之後看出不能滑行定必中止，那樣高的山嶺，這一面先就難於走上，如何去法？我又想起一事，須要暫時離開。」

「心想，往返沒有多時，回來至多還在雪中練習，不會走遠，因此沒先和你見面。哪知你非但聰明，悟出滑行之理，膽勇更是過人，等我聽人說你這等口脛神情，再細想你平日為人，和姜飛的交情，分明非去不可。恐其遇險，我聞言也自警覺，忙往回趕，到後一看，人果冒險起身，走時並還十分慌亂，且喜回時不久，滑過雪痕還可辨認，忙即跟蹤追來。」

「快已迫近，剛看出小樹旁邊人影一閃，雪花迷目，還未看清，你已失足跌暈下去。我雖成見未消，一時疏忽，差一點誤了你的性命，但是此舉卻可證明你的心志為人與姜飛所說一樣，成了我輩中人，就是世家子弟染有一點小毛病，也只尋常日用之間，無關大體。」

「令師本不輕易收徒，關中諸俠只他和席泗兄本領最高，救的人也最多，門下無人。席泗兄雖不收徒，還收了湯八一個義弟。令師簡直除了無數窮苦老百姓而外，身邊一個幫手都無。經此一來，對你已極看重，起初還怪席泗兄多事，不該一時高興，收你這樣破落戶的子弟，自己不要卻推與他。」

「且等過上一年半載，如經得起考驗，便無同門至交接引，也必傳他衣鉢，否則連席泗兄他也不許收留。今日談起卻甚高興，本定與你見面，一則你受傷頗重，還要養息數日；二則新有好友移居本山，偏巧一到便遇狂風暴雨，跟著變天，又是這大風雪，天氣酷寒，所離此還有二十來裡，必須前往相助，這才托我代為照看，等你好後再說。」

「你傷勢不輕，總算沒有殘廢，也未受到內傷，令師藥又靈效，你已服過，至多三四日內准可痊癒。彼時多大的雪也必停止，雖然全山封凍，你還有兩副雪裡快是好的，稍微指點，練上幾天便可隨意滑行。我再代你制上一身皮衣褲，多遠均可滑去，並還輕快，比平日走路省力。」

「即便令師日內有事他去，你趕不上，姜飛和你兩個朋友也可日常相見。不過他們師長法嚴，無故不許遠出，只能你往看他，他不能來看你。你這場無妄之災說起來還是你自己疏忽所致，否則昨日你上峰時節，因恐姜飛回來尋你不到，留有兩張紙條，剛走不多一會，便有你前交好友背了他師父抽空趕來，看了你所留紙條，料知臥眉峰頂罡風厲害，正起雲霧，你決無法走上。」

「本想暗中通知，因是慢了一步，除他師父外還有兩人，內中一個急於去尋姜飛，他又忙中抽空，背師行事，不能久停，急切問偏尋不到紙條，匆匆尋了半張破紙，將你用完的餘墨寫了兩行。大意是說，他們業已移居本山白蓮磴，地在臥眉峰東南深山之中，相隔不到二十里，路甚崎嶇，這一冰雪封凍反倒好走。」

「大約你回時急於想尋套索上去，跟著又急於往尋姜飛，洞中本來昏暗，來人所寫是張破紙，又無別的動作。你先是來去匆匆，不曾看出，等你清早回來，那破紙業被大風吹在洞角，又正傷心之際，自然看不出來。後我將你救回，方在洞角柴堆中發現，雖然吃了點虧，總算因禍得福。你師父那樣心思細密、一向不肯收徒的人居然收你做了嫡傳弟子，看那意思並還十分器重，塞翁失馬，你也想得過了。」

沈鴻聞言大喜，暗忖自己幼遭顛沛，無親無友，家鄉就有幾個親友同學，自受惡霸欺凌，有的怕惹事，又見家道中落，連所剩一點田產也因膽小送與對頭，從此成了無業無產的窮人，均恐連累，望即引避。最可恨是那些斯文一派的同學，不說自己家敗人亡、遭此慘禍全是仇人惡霸作成，反說世族閥秀不該與人為妾，玷辱門第，有愧衣冠。

見了惡霸照樣奉承巴結，對於自己這樣受害的人非但絲毫不與同情，反加白眼輕視，彼時不知受了多少刺激悲憤因而醒悟，覺著這班號稱讀書種子和世家大族的衣冠中人只會享現成，說空話，餡富驕貧。看得自己比天還大，對於別人無論平日交情多好，說得天花亂墜，遇到於他有利的好事宛如群狗爭食、蒼蠅見血一樣。要是稍微有點關係危險，或是對方家道貧窮，便絲毫不關痛癢，只怕連累。疏遠絕交還是好的，有的還要投井下石，助紂為虐。

為了人情冷暖，世態炎涼，心中恨毒，又奉老父臨終遺囑，立志報仇，並為地方除害，這才捨去功名之念，以一個未成年的書生，不顧體力文弱，跋涉關山，遠去嵩山少林寺，打算練武報仇，便與敵人同歸於盡均所不計。不料人情勢利，連出家人也所不免，而所謂江湖上的英雄豪傑也多氣量偏狹，排除異己，好勇鬥狠，貪名喜利，與平日耳聞迥不相同。

為了父母之仇想學武藝，其勢不能半途而廢。心正悲苦愁悶，忽然巧遇席師，當時心裡原因一路行來耳目所及，只有這類貧苦的人反倒最有人心，人既天真誠樸，又有義氣，真正狡猾兇惡的人極少。就是惡人，與之說理也聽得進去。不似衣冠中人，滿口仁義道德，一查所為都與相反。

說他不知道善惡是非，他比你還明白，但那自私之心牢不可破，明知其非，他也非做不可。習染已深，勸是不聽，改也不易。仔細尋思，自己雖然年輕，故鄉也有不少親友，十九都是這一類人，簡直無一可交。

人情輕於此者必重於彼。自出遠門，便把昔日心情改變，對於這些號稱無知無識的農民苦人由不得著重起來，彼此也容易親近。想起沿途舟車食宿所遇，凡能得到一點溫情與幫助的都是這類窮人百姓。所遇如是衣冠整齊的紳商行客，還未近前先遭白眼。做官的更不必說，面還未對，先就被他手下差役豪奴轟開。

因此對於窮苦的人別具好感，沒想到因見對方殘廢饑餓，一時好心，寄與同情，竟得拜在異人門下。後在相國寺與二弟結交，彼此互助、情逾骨肉也由於此。表面彷彿他是一個窮苦的孤兒，我照應了他，實則無形中我真得了他無數的幫助。跟著又往商家堡、青雲山、郎公廟幾處，連見到好些土豪惡霸、奸紳巨賤、異人俠士、前輩師執，雖然長了不少經歷，悟出許多道理。

又因見到湯八叔夫婦，得知人生世上不是專為自己，除卻以己力取得自己所需而外，還要儘量發揮自家智能，將一塊凡鐵鍊成精鋼，才不算虛生一世。自己也曾立下大志，等到殺死惡霸，報了父仇，決計追隨諸位師長幫助眼前許多無告之人，使其脫離水火。就是智能有限，幫得一個是一個，日久自有成效，並還可以感召他人一同出力，怎麼也比只顧自己、全不相干要好得多！

無奈時間匆促，老輩英雄不及請教，連棘老前輩門下小癩痢等三小弟兄看去小小年紀，那高本領，言動又極滑稽有趣。心雖極願結交，偏只見到一面便即分手，連話都未得說。舊的親友不會來此，算來算去還是萬氏兄妹相聚日久，彼此情投意合，萬芳更是二弟未婚妻，交情最是深厚。

但聽崔老前輩口氣，來者好似師徒四人，又未提到內有女子，聽去極像老前輩師徒。並且萬氏兄妹的師父俠尼花明遠在湘西，行時又聽萬伯母和萬二弟說，兩小兄妹奉命省親時曾與乃師約定，明年二月中旬不來即去。期前乃師要往峨帽。青城訪友，另有要事，年內連湘南都不會回去，不必往尋。

另外還寫了一信，以防萬一有事，就近請人相助之用。便萬伯母也說，明春如其移居武當山，家事也須料理，聽口氣非到明春起身不可，這樣風雪歲暮、冰凍封山之際當然不會來此。

聞言一面謝諾，一面尋思，越想越覺不對，忍不住笑問道：「老前輩，這師徒四人是何來歷，叫什麼名字，能賜示麼？」

崔老人笑道：「我已受人之托，暫時不能明言。本來要過三四月後方可相見。本來令師還可來此見你，不料來人托他一事，也許三日之內便要起身。看你病勢恐來不及再說，匆匆一見無什意思，令師本門心法也可由我指點，大約不先見你便要起身。只為姜飛恐你獨居寂寞，心中想念，再向師苦求，這才答應等你病好前往相見，不過有人求我暫不說出他們來歷，我已答應，不便改悔。你如想不起來，見面就知道了！」

沈鴻越想越奇怪，暗想，所說只此數人，無須隱瞞，連問可是這兩家師徒，崔老人均是微笑不答。心正不解，忽然想起，大破郎公廟天明以前和萬英埋伏老龍坡崖頂，見前面場上打得甚急，敵人已現敗象。因姜飛、萬芳先走，大道上面又出現了三個小人，本領甚高，無人能敵。

跟著諸老前輩又與嶮峒派中人比劍，生平第一次看到這等緊張激烈場面。為防二弟涉險，正在定睛注視，忽然面前來一手戴夜明珠的黑衣女俠。老賊師徒也相繼逃遁，便和萬英斷後，隨同湯八叔夫婦兩下夾攻，等到賊黨全數擒殺，忽然來了兩個少年俠女。一個不曾看清，那和自己對面問答的一人卻是美麗若仙。

姜飛看出自己心愛愛好，他又和萬芳彼此心許，意欲托萬氏兄妹轉告萬伯母，請湯八叔夫婦做媒，背人和我商計。為了大仇未報，自己又無本領，哪一樣也配不上人家，雖然再三堅拒，不令開口，不知怎的，那少女的影子卻是深印心頭，怎麼也丟她不掉！上月回憶前情，偶然獨自出神，被二弟悄悄掩來看見，設詞探詢，雖然極口否認，二弟何等聰明，必被看破幾分。

第二日還為此賭氣，暗罵自己用功之時不應胡思亂想。又過了好幾天才把心情放走，自家警惕不再多想。看準老前輩神情門吻，來人定是黑衣女俠師徒，也許還有一位男的老前輩。再不便是湯八叔也跟了來。想是二弟對我疑心，這類事本出意外，想使我見時驚喜，故不先說：回憶以前經歷，由不得心中高興，想再探詢又不好意思，好在沒有幾天便可往見，恨不得當時就好。

哪知傷勢頗重，左腿差點跌斷，肩骨還被山石連皮帶骨撞碎了些，受傷有七八處。談話時還不覺得，方才想要坐起，稍微行動便覺奇痛難忍。等被崔老人按住，談了這一陣，漸漸覺著身已不能隨意行動，只右手無傷，餘者還有不少零星傷處，都已敷藥，包紮整齊，不動無事，一動便奇痛欲裂，才知厲害，想起驚心，不敢再強，只得連聲感謝，任憑崔老人在旁照應，吃了一些蒸饅稀飯，又服了一次藥，藥換之後才聽說暈死多半日才醒。

本來不致這樣昏迷，因師父樂游子恐他醒來痛苦，救回來時先用藥使其入睡，過身洗滌乾淨，把藥敷好，又塞了兩粒丹藥入口，經過半日之後藥性退去，人才醒轉，傷藥之力也自達到，只不用力妄動決不會痛，這樣少受好些苦難。

沈鴻聞言更加感激，因覺崔老人照護了一日夜，這樣高年的師執，勞動人家大甚，心中不安，又不知住在何處，深夜荒山，風狂雪大，一面感謝，一面用婉言請其就在對面姜飛床上安眠。

崔老人笑說：「我如不是終年勤勞，百歲老人，又不似令師他們那高功力，怎會有此強健精神？我每日只睡一兩個時辰已成習慣，此是年老之故，並非與人不同。三十年前也比現在睡得更多些，人終要有勞有逸，有精神才有事業。年老的人大都少睡。隨便一談，你們無須學我的樣，強為其難。

「還有你背上那副雪裡快因和衣包一起，不曾跌碎，你也全仗這包皮棉衣服保住後心，未將脊骨跌碎。否則多麼靈效的藥，人已殘廢，也難挽救了。那雪裡快早被人借去，方才還踏了來。我平日自命頗有見識，為了一點成見未消，明已看出像你這樣出身的人雖然心志不堅，知難即退，如其真個醒悟，明白過來，有了恒心毅力，只比另一輩人還更得用，也更容易成就。

「業已聽出你背後之言，仍覺言語和實踐乃是兩事，單憑一時悲憤，情感所激，並不足憑，已到門口不曾進來，差一點把你這樣一個有志之士葬送在冰雪之中。再聽方才來人說你平日為人志氣，越發愧悔，是我害你受苦，理應盡心照料，並不關你師門情分，對誰也是如此，日後你見了他們就知我的性情，連這些感謝的話都不要說吧！」

沈鴻見崔老人白髮紅顏，目光如電，身材高大，銀鬚飄胸，語聲更是洪亮，隨便應答，並不大聲，聽去便覺震耳。雙手蒲扇也似，又大又粗，手指宛如十根細的蘿蔔，腰身筆挺，動作沉練而又敏捷，看去別具一種威嚴。但又一臉笑容，使人於格外尊敬之中生出親熱之想。

比起鐵蜈蚣對敵時雖然威風凜凜，盤空下擊，彷彿飛將軍自天下落，平日相見卻沒什麼威儀的又自不同。心想，這位老前輩真是異人，恭敬不如從命，還是聽他的好，便把話頭改變。因對方毫無倦意，自己昏臥了一天，剛醒不久，也不想睡，心更懸念這新來的師徒四人是否心中想望的人也在其內。

盤算了一陣，忍不住重又問道：「後輩初醒時，彷彿聽見門外有人說話，跟著便見老前輩走進，不知這位來此作什？也是一位前輩師長嗎？」

崔老人哈哈大笑道：「你們年輕人都沉不住氣，方才那娃兒明為借我鐵笛，想在雪中吹奏，其實還是探望你的病狀。你們本來相識，只要早醒片刻，他正站在你的床前，你一看自然知道，省得我代人隱瞞，你又悶在心裡。我已答應人家不能再說，這娃想來看你，但恐他師父不許，又剛移居，好些事情還未安排停當，如何開口。

「也虧他真會想主意，知我這根鐵笛共是一副，還有一支在一好友手中，也是一位隱名俠士，他師父曾經見過，才借取笛為名來此探望。就你猜中，我也不能改口，更不會多說，傷好自然相見，無須再探我口氣了。」

沈鴻面上一紅，口中應是。暗付，這位崔老前輩也是關中口音，聽他所說口氣來人好似一個少女，並還與我相識。如是萬芳，就對我好，是他兄長萬英來此，不會借取鐵笛為名，當此風雪荒山、黑夜深更親身趕來探望之理。如是心中所想的人，雙方只是匆匆一面，連話都沒有多談，怎會這樣關心？

除此二女之外更無他人。萬芳已決不是，便要來看也是萬英，莫非這位意中人真是對我一見鍾情？為了雙方沒有深交，男女不便，特意設詞借故來此探望不成？果真如此，至少也是彼此投緣，不能忘懷。自己身世孤苦，四海飄零，好容易才蒙師父垂青，答應收為弟子。

當此親仇未報，學業未成，志事不應，前路很遠，一切立身大計尚在渺茫之中。雖談不到婚姻二字，也不敢作此想，但聽崔老前輩口氣雙方師門淵源頗深，又是志同道合之交，這類英俠異人不拘男女之謙，對方相待這樣關切，二弟又在那裡拜了師父。

崔老前輩不許多問，問也不說，雖不知二弟師父是否黑衣女俠，為何不拜樂游子為師，是何原故；但有二弟與之同門，就拜別人為師，所居也必在一起，以後用功之餘常往相見當能辦到，就便還可學他一點本領。似此天人，別無他想，能得日常相見已是萬幸的了。越想越高興，不禁面上常常笑容。

崔老人見他遍體鱗傷，還有七八處重的，絲毫不以為意。自一見面，開口便問姜飛安危，全不管自身傷痛，後聽樂游子答應收徒，一直喜形於色。雖然受人之托，不肯明言，並未想到另有隱情，只當平日拜師心切，聽到准信，心中喜極。

再一探詢，沈鴻自不便明言心事，本來聽說師父垂青，收徒又是這等難法，直到當日遇難以前還沒有一定指望，自覺因禍得福，本極高興，所答的話全與對方所料相同。崔老人一向看不起這類舊家子弟、文弱書生，當日親眼得見。這等壯烈強毅、膽勇義氣的事跡，再一回憶這數月來暗中觀察所見，以及新來好友師徒和姜飛所說的話，成見一去，念頭立時大變。

又因事由自己疏忽而起，對於沈鴻越發器重。問完前言，再問對方心志，並非專報父仇為止，事完之後還要以畢生心力追隨各位師長，照湯八夫婦那樣，在這頻年荒旱、刀兵四起、民不聊生之際想出種種方法除暴安良，招輯流亡，為他想出謀生之道，打那救人救到底的主意。

並不似尋常俠義專施一時小恩小惠，或是除掉幾個惡霸，專為自己好名心盛，博得一時虛名，便算滿足，再將取自貪污土劣的不義之財尋一半村半郭，或是山中沃土、風景之區，仗著本領高強，無人敢惹，便在裡面安然坐享，美其名曰看破世情，嘯傲煙霞，隱跡山林，不問世事，由英雄俠客變而為高人隱士，其實他是拿那些患難疾苦的人民作為成名的橋樑道路，一旦名成利就，立時舍之而去。

所以自春秋戰國起，歷數千年，從有俠客以來，只管慷慨好義，結客揮金，名震一時，結局多半隨時以盡，至多民間留點傳說。真能為千萬人民出力、使脫水火而登樂土、做出一番豐功大業、名垂千古的簡直一個都沒有，有的並還身敗名裂，為有識者所笑。

至於那些貪圖名利、受人籠絡、做達官貴人的鷹犬爪牙的，非但有愧俠義二字，並且還是窮苦百姓的對頭。難得沈鴻小小年紀，竟有這高見解和堅毅的心志，不由越看越愛，手撫胸前銀髯連聲稱贊，笑說：「你這娃是個好的，真有志氣，我一定助你成功便了！」